

Twentine

著

# 忽冬

许辉靠得很近，  
近到能闻到她发梢淡淡的香味。  
他用鼻尖蹭了蹭。



「白璐……」他睡不着，  
就在她耳边叫她的名字，  
又怕吵醒她，声音轻得不能再轻。

Twentine

# 忍冬

Twentine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忍冬 / Twentine著. --青岛：青岛出版社，  
2016. 2

ISBN 978-7-5552-3273-5

I. ①忍… II. ①T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1024号

书 名 忍 冬

作 者 Twentine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孙小淋

特约编辑 孙小淋

封面设计 千 千

版式设计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1

字 数 26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273-5

定 价 38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c o n t e n t s      目 录

第一章	忍冬	1
第二章	少年	84
第三章	纠葛	117
第四章	再见	142
第五章	纠葛	179
第六章	少年	253
第七章	忍冬	290
尾 声		334
番 外		339

第一章  
忍冬  
*Twentine*

晚自习下课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。

白璐从洗手间回来，蒋茹还趴在桌子上，周围围了一圈女生。

自己的位置被人占了，白璐坐在后面等着，旁边一堆人的谈话传入耳中。

“别哭啦茹茹，都放学了。”

“好了，不要难过了。”

“还有几天就要考试了，不能耽误成绩呀。”

“对，考试才重要呢。”

.....

白璐抽空将自己挂在桌子外侧的书包取下来，拉上拉锁。刚背起来的时候肩膀往下狠狠一坠，白璐微晃身体，适应了书包的重量。

她来到女生群边上站着。

白璐个子不高，小小的五官，戴着一副大眼镜，她的头发颜色浅，在阳光下尤其明显，是淡淡的金色，好多次体育课都被教导主任叫出队列，问她是不是染了头发。

女生群还没散开，叽叽喳喳，你一句我一句。

可惜这些理工科女高中生都不太会安慰人，轻声细语地说了半天，也无非就是振作努力，不要影响考试，完全没说到点子上，而时间已经

过去了大半个小时。

“哎？还干什么呢？”隔壁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探头进来，“这么晚了，开座谈会呢？”他摆摆手，“赶紧的，快走了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”

老师来赶人，女生们纷纷拎起包。

“那我们走了。”一个女生转过头，这才发现坐在旁边等着的白璐。

“哦，白璐。”另外几个女生也转过来，看着白璐，你一言我一句地嘱咐。

“等会儿你多劝劝茹茹呀。”

“对啊，你们一个宿舍的。”

一个女生俯下身，在白璐耳边说：“让她别伤心啦，那个男生好差的，一点也不值得。”

白璐：“……”

多此一举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果然，旁边哭得更惨了。

女生们又要劝，铃声响起来，这是每天最后一道铃，白璐瞄着墙上的钟，已经九点四十分了。

白璐：“回家吧，太晚了。”顿了顿又加一句，“我会劝她的。”

人走光了，只剩下白璐和蒋茹。

白璐碰碰蒋茹的胳膊，小声说：“我们也走吧。”

女孩依旧啜泣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教室空荡荡的，她的哭声更加明显了。

白璐坐了一会儿，眼看要十点了，说：“再不走要关门了。”

蒋茹没动静，白璐又说：“叫阿姨开门的话，要被记录的，如果——”

“你先走吧。”蒋茹从书桌上仰起头看向白璐。

因为哭了太多次，蒋茹的眼睛肿成桃子样，看人一条线。

蒋茹跟失了魂的假人一样，头发乱糟糟的。白璐拉住她的手：“来，起来。”

蒋茹不动地方，白璐说：“咱们回宿舍慢慢说。”

白璐人小小的，声音也小小的，细腻的音色起到了安抚作用，蒋茹被她拉了起来。

“走。”白璐说。

六中是省重点高中，全省将近两千名优秀高中生济济一堂。

因为不是所有学生都是本地的，六中设有学生宿舍楼，便宜的一学期八百元，四人一间；贵的一千二百元，双人间。

白璐跟蒋茹是双人间的室友。

往宿舍楼走的时候，蒋茹一直低着头，白璐牵着她，自己走在前面，以免她直接撞到路灯上。

走了几步，蒋茹站住了脚。

她比白璐稍高一些，但也很瘦，脖子长而细，显得头有些大。

蒋茹是高二分班的时候从文科班分过来的。

白璐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蒋茹的时候，她在七八个学生中显得最不显眼，马尾辫扎在大大的脑袋后面，眼睛很大，额头宽亮。

老师点她的名字时还说，看这个样子，一定是个聪明孩子。

蒋茹不好意思地笑，不知为何，白璐坐在下面也跟着笑了。

蒋茹看着地面，校园里昏暗的路灯把她的影子照得老长。

“我想出去……”她低声说。

白璐：“去哪？”

蒋茹：“我想出去……”

夜深人静，只有远处的食堂还亮着灯。现在其实是暑假期间，全市高中都在追进度，高考生八月就开始上课了，因为放学太晚，学校要给住宿的学生供应夜宵，食堂一般会开到十点半。

白璐说：“要不先去吃点东西，我请你。”

蒋茹松开手，摇头：“不，我要出去，你自己回去吧。”

“这么晚了，出去就回不来了，晚上查寝怎么办？”

蒋茹决心已定，说什么都不肯回宿舍，转头往外面走。

白璐看着她的背影，哑然。

蒋茹走着走着，感觉身边多了一个人，她侧头，看见小小的白璐双手握着书包带，闷声走着。

蒋茹说：“你跟我去吗？”

白璐没说话，点点头。

夏日的夜，躁动而平静，蒋茹轻轻拉住她。

“……你真好。”

从校园里出来，门口的黄海大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车辆了，白璐最后回头，看了看宿舍楼，心想明天肯定要糟糕。

蒋茹没有这么多想法。

“我们去一趟他的学校吧。”蒋茹说，“你说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出来好不好？”

蒋茹嘴里这个“他”白璐听过很多次，也在蒋茹的手机里看过照片，但是并没有见过本人。

蒋茹从两个多月前，就开始跟白璐聊他。

聊那天在隔壁学校门口的馄饨店吃饭，她忘了带钱，手机又没电，窘迫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有个同样在店里吃晚饭的男生帮了她。

他叫许辉，是与六中相邻两条街的职业技术专科学校的一名中专生。

那时她每次提到他，都会不由自主地笑。

她说他很喜欢亲人，喜欢拉她的手。

蒋茹有酒窝，有酒窝的女人笑起来格外的甜。

蒋茹与许辉相处了两个月，然而最近一个星期，蒋茹的笑容不见了。

白璐问她发生了什么事，蒋茹说有一个女的把许辉抢走了。

那个女的是许辉同班同学，蒋茹每次提起都脸红耳赤。

“干吗抢别人的男朋友！”

白璐轻声说：“他有那么好吗？”

蒋茹又消声了，半晌嗯了一声，不确定地说：“……我觉得有。”

白璐看过许辉的照片，的确很帅气。

蒋茹和许辉只有一张合影，是蒋茹拉着许辉照的，照片上的男孩没有露出笑脸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皮肤白皙，发丝微乱。

白璐不难理解蒋茹为什么被他迷得神魂颠倒——许辉身上有一股不太像十七八岁年轻人的气息，不管是装的还是真的。

蒋茹抿抿嘴，低声说：“我不想分手，他九月六号生日，本来想给他过生日的。”

“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呢。”白璐说。

过了马路，她们从一个老式的小区里穿过去，小区里很安静。

白璐渐渐嗅到一股香味，在安静的夏夜，幽远清淡。

蒋茹似有所感，蓦然道：“花。”

白璐转头，还没来得及开口问，蒋茹已经拉着她走过去。

香气渐浓。

蒋茹领她来到路边，小路两侧是住户，因为是老式小区，并不讲究，所有人家都在自己门口圈起了花圃。

花很小很小，月白、淡黄夹在一起，藏在茂密的树丛中。

或许是因为好活，或许是因为淡香，这里的人像是约定好了一样，在最外面的一侧种上同一种花。

“香吧？”蒋茹说，“很好闻的。”

白璐说：“你认识这种花？”

“当然认识了。”蒋茹弯腰，从地上捡了一小枝，吹了吹，她一脸甜蜜，“他跟我说的。”

花一枝两株，一白一黄，蒋茹把两朵小花分开，白的插在了白璐的头发上，黄的留给自己。

插完之后她后退半步欣赏，白璐说：“什么花啊？”

“忍冬。”

说着，蒋茹扑哧一声笑出来：“白璐，你看着好呆呀。”

白璐看着她，不说话。

蒋茹拍拍她的手背，轻声说：“真的好呆。”

白璐也缓缓笑了，就好像第一次见到蒋茹的时候一样，笑得莫名其妙。

穿过花丛，白璐与蒋茹离开小区。

十点半，六中已经门禁，比起蒋茹的一往无前，白璐还要多考虑一下等会儿回去要怎么跟保安和宿管阿姨解释。

“到了。”蒋茹说。

她们站在十字路口，现在还是红灯。马路对面有一排路边摊小吃店，转弯处是一扇幽暗的大铁门。

六中和职高只隔了两条街，可景象和气氛却完全不一样。

现在这个时间点，六中门口连来往的行人都很少，只有高三宿舍楼亮着灯，供考生看书用，而服艺职高门口却热闹得如同菜场。

一过十点，路边支起一排烧烤摊，职高的学生是这些小摊子的主要顾客。

白璐在六中念了两年有余，对这所邻居学校略有了解，服艺职高也是寄宿制学校，但是并不设门禁，或者说设了也是白设。

此时正是热闹的时间段，店铺之间穿梭着脸带稚气的高中生。

这里没有人是老老实实穿着校服的，要么敞胸露怀，要么就系在腰间，烧烤摊的角落里有搂搂抱抱的小情侣，你喂我一口，我打你一拳。

绿灯亮起，蒋茹却没有迈步。

白璐奇怪地看了她一眼，发现她脸色带红，嘴唇紧闭。是紧张的。

白璐说：“你有他的电话吗？要不要打电话叫他出来？”

蒋茹点点头：“有倒是有……”

白璐：“你要叫他吗？”

蒋茹握紧书包带，低着头，另一只手摩挲着自己的校服裙。

“还是我去找吧，我知道他在哪。”蒋茹说。

白璐：“在哪？”

蒋茹抬手，指了指马路对面。白璐跟着看过去，是一家快餐店。

“他这个时候一般都在那里，”蒋茹说，“跟朋友吃东西……”她脸上更红了，白璐拉了拉她的手，冰冰凉凉的。

“你不用这么紧张的。”白璐说。

蒋茹的手握紧了一点，好像要从白璐这里吸取力量。

白璐：“还要去吗？”

“去。”蒋茹坚定地说。

又等了一个红绿灯，蒋茹才深吸一口气走过马路。

她一路上几次摸自己的头发，抿嘴唇，白璐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她。

店开着门，距离十几米的时候，蒋茹对白璐说：“你在这等着我吧。”

白璐说：“陪你也可以。”

蒋茹摇摇头，脸上带着犹豫之色：“你不会喜欢那群人的。”

白璐：“你喜欢？”

蒋茹又摇头，小声说：“我也不喜欢……但我喜欢他。”

蒋茹深吸一口气，转头朝快餐店走去。

白璐抬头看了一眼，店名叫“可可快餐”，牌子不是灯箱，夜里看不清楚。

蒋茹前脚进去，后脚白璐就默默跟上，在店门口停下脚步。

店里出奇的安静。

或许是与进去了一个不速之客有关。

“干什么？”一个女孩说。

“我又不是找你……”蒋茹的声音听起来比刚刚更轻。

“有病啊！”女孩似乎并不觉得蒋茹可以冒犯她，声音骤大，“谁用你找？”

蒋茹声线颤抖。

“许辉……”

白璐靠在快餐店门口，等了很久没有听到回话，不经意低头，才发现门很脏，许久没有擦过了。

白璐往后退了半步，店里传来声音。

“找我干什么？”

白璐脚下一顿，又慢慢站稳。

十七八的男孩，声音还带着微微的青涩。

或许是疲惫，或许是提不起兴致，他的声音隐约透着些许低沉。

蒋茹：“你跟我出来一下。”

女孩哈地笑了：“有意思没意思，叫谁呢你？”

蒋茹憋着一股气：“反正没叫你。”

女孩拍桌子：“你再说？”尖锐地嘀咕，“死皮赖脸的东西！”

白璐的脚在地上搓了搓，一片落地的枯树叶被踩得稀烂。

蒋茹：“你说谁呢，你才——”

“你再废话一句试试？！”

旁边几个男生隐约在笑。

“行了。”许辉打断女孩，对蒋茹说，“找我什么事？”

少男少女多么奇怪，明明所有的意味藏都藏不住，还是要问一遍。

你来找我什么事。

蒋茹配合极了，回答：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女孩插嘴：“有话就这说。”

蒋茹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许辉，你跟我出来好吗？”

她的语气听起来很平静，带着一个好学生独有的尊严，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这份隐约的矜持与骄傲显得脆弱又难堪。

女孩被说不清楚的感觉激怒了。

“丑八怪！”

小小年纪，越是直接，越是伤人。

蒋茹快要哭出来了：“你说什么？怎么骂人？”

女孩一副无辜样：“说错了吗？”

蒋茹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

女孩哎了一声，一字一顿，还带着音调的：“丑！八！怪！”

蒋茹跺着脚：“许辉！”

“好了，”男孩好像一个众星捧月的皇帝，群臣吵得不可开交，他终于肯出面主持大局了，“都别说了。小叶，别太过分了。”

“嘁。”叫小叶的女孩冷哼一声，给足男孩面子，不再开口。

蒋茹又好像有了希望：“许辉。”

静了一会儿，许辉低声说：“有什么事，你在这说吧。”

大庭广众之下，这样的交谈简直要了蒋茹的命，自始至终她全靠一口气强撑着。

“能出来一下吗？”

许辉不说话了。

小叶在一旁嘀咕：“真是服了。”

蒋茹没有管小叶，强撑着脸面，说：“那咱们就分手吧。”

小叶：“噗。”随即捂住嘴，没有笑得更大声。

许辉倒是没有笑，轻声说：“好。”

没有什么需要坚持的了，蒋茹几次张口，都说不出话，最后眼泪没有止住，转身跑出店。

她似乎忘记了白璐的存在，一路往外面跑。

硕大的书包在身后左晃一下右晃一下，笨拙不堪。

店里聊开了。

有个男生说：“小叶，你也太过了点，怎么那么说人家呢！”

另外一个男生：“就是，好歹人家大晚上跑出来找辉哥，你飞醋吃得太吓人了。”

小叶笑着跟男生打闹，大声嚷嚷：“还敢说我！我说错了吗？咬你啊！”

男生说：“其实她也不是特别丑，主要就是头太大了，又那么瘦，我去，刚一进来跟个外星人似的，吓我一跳。”

小叶咯咯笑：“就你嘴贱。”

“大头妹妹。”男生说，“六中的，学习肯定好。”

小叶：“书呆子呗，女人靠学习好啊。”

男生：“嗯，学习好比不过长得漂亮，没办法。”

小叶：“考场上靠学习好，情场上肯定靠脸啦。书呆子就去找书呆子好了，瞎嘚瑟什么！”

大伙跟着笑，一个男生打趣道：“还是辉哥魅力大，哪的妹子泡不来。辉哥给我支支招，单身太久，身心俱疲。”

过了许久，许辉才开口，玩笑似的说：“你去整个容吧，有时候男人也看脸。”

众人哈哈大笑。

餐馆的服务员一路看着热闹，忍不住开口说：“小伙子啊，那小姑娘也挺喜欢你的，你这么做不太好吧。”

小叶：“什么呀，什么叫不太好！不受喜欢就滚远点！”

许辉没说话，服务员被呛了一口：“原来不是男女朋友啊？”

小叶一顿，见许辉没发话，又说：“是又怎么样，又不是结婚！就是结婚了还能离婚呢。”

她语气越发不善，服务员连忙说：“对对，你都对。”

“本来就是！”小叶道，“爱你的时候呢就哄着你，不爱了就踹开，谁不是这样？不被喜欢的就该自己滚，别让人心烦才对！”

地上的树叶已经被踩到渣也不剩，白璐迈开脚步，往回走。

她在那片忍冬花丛里见到了蹲着哭的蒋茹。

白璐蹲到她身边，说：“别哭了。”

蒋茹捂着脸，白璐忽然说：“你是不是觉得丢人更多一点？”

蒋茹使劲摇头。

静了好一会儿，白璐又说：“别哭了，不值得。”

蒋茹哭：“你不懂……”

白璐：“真的不值得，你做你自己就好，不用改变什么。”

蒋茹抬眼：“他们说得也没错。”她的眼睛红通通的，“白璐，如果我单纯暗恋他，那只是我一个人的事，可我又想他回应，这就不止是我的事。我既然对他有要求，自己就该付出，这个世界是守恒的。”

白璐笑了：“物理学得好哦，逻辑性真强。”

蒋茹：“男生都喜欢好看的女生……”

白璐：“不一定。”

蒋茹：“他就喜欢。”

白璐笑笑：“也不一定的。”

蒋茹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白璐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你不觉得他们的言论很肤浅吗？”

蒋茹摇头：“不，是我们傻，太自以为是，总说什么内在美，谁能看见呀？”

白璐：“自我批评得真彻底。”

蒋茹扯扯嘴角，想配合白璐，可脸上依旧惨淡。

白璐：“回去吧。”

蒋茹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白璐又说：“等过几天，忘了就好了。”

白璐拖着蒋茹的胳膊，把她从地上拉起来，蒋茹脚底打晃，白璐把她的书包取下拎着走。

蒋茹：“谢谢你。”

白璐：“没事。”

蒋茹走着走着，不自觉地说：“是我给他的爱不够，高三很重要，我不能像那个女生一样全心陪着他。”

白璐轻声说：“不是爱呢。”

蒋茹固执地道：“是爱。”

白璐：“你现在钻了牛角尖而已，感情没那么简单的。”

蒋茹不说话。

“轻轻易易就能给，轻轻易易就能收的，算不上爱情。”

走在昏暗的路灯下，即将离开小区，花香不再，路边是淡淡的汽车尾气味。

蒋茹茫然地问：“那你说什么是爱情？”

白璐安静地穿出小区，冰冷的长街上驰过一辆黑色轿车，一闪而过。

“可能要再浓烈一点。”站住脚步，白璐看着灰黄的街道，思索着，轻声说，“要么救人，要么杀人……”

夜风带着泥土的腥味。

“我理解的爱情就是这样。”

第二天，白璐跟蒋茹两人被教导主任全年级通报批评。

蒋茹又害怕了。

夜晚带给人的力量非同寻常，然而等太阳出来，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

一人一千字检讨，一篇作文的字数。这还不算，写完了要在全班同学面前念，这才要了命。

蒋茹的脸皮薄得像张纸，一撒谎脸就红，所以写检讨的时候她整张脸都是烧着的。

“算了。”白璐停下笔，看着蒋茹，说，“等下我给你写吧，你到时候照着念一遍就行。”

蒋茹低着头：“那怎么行……已经是我连累你了。”

白璐：“没事，这样两个人写也很容易穿帮的。”

蒋茹咬着嘴唇，眼睛看着一个方向发呆。

现在是下午体育课，高三年级的体育课等同自由活动，愿意玩的就到操场上玩玩，想学习的就留在教室或者去自习室学习。

白璐坐在凳子上，顺着蒋茹的目光看过去，发现她盯着玻璃窗愣了神。

白璐晃晃手，蒋茹回头。

“啊——对不起。”

白璐看着一脸愁思的少女，疑问说：“你这样对他他也不知道，不觉得赔吗？”

蒋茹：“我也不想……”

白璐：“忘了吧。”想来想去还是那句话，“为他伤心不值得。”蒋茹看着桌面又发了呆。

白璐：“……”叹口气，白璐低头写自己的检讨。

一节自习课的工夫，白璐把两篇检讨都写完了。

蒋茹目瞪口呆地看着她：“你、你写得这么快啊。”

白璐：“还行吧。”

蒋茹把检讨看了两遍，熟悉内容，看着看着抿起嘴唇。

“白璐，你编瞎话好厉害。”

白璐看着她，蒋茹受惊似的摆手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白璐笑：“我知道。”她手肘搭在桌面上，“我编瞎话确实很厉害。”她为让蒋茹分散注意力，认真地说，“编瞎话最重要的是逻辑，逻辑够强，别人就会信以为真，但也不能完全只靠逻辑，逻辑不够的时候要拿感情来添补。”

蒋茹果然被吸引了：“是不是要编到连自己都相信呀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白璐摆手，“这是最差的。让人信，自己不信，这才是最高境界。”

蒋茹被逗乐了。

白璐看着她，轻声说：“你还是多笑笑好。”

蒋茹摇头，两只小手按在自己的脸上，说：“笑什么啊，我的颧骨太高了，好多人说过，我笑起来像只猴子。”

白璐：“他们乱说的。”

蒋茹闻言拉过白璐的手：“白璐你真好。”

白璐：“别无事献殷勤哦。”

蒋茹笑，低垂着眉眼，说：“是真的，而且我觉得你好厉害。”

白璐夸张地瞪大眼睛：“不要吓唬我，我可是从来没有一次考试赢过你。”

蒋茹打了白璐一拳：“你知道我说的根本不是这个！”

白璐松松肩膀，蒋茹语气认真地说：“我说的是真心话。我们俩同桌一年了，我还没见过你为什么事真心紧张过，而且你还愿意帮别人忙，我觉得在你身边好舒服。”

白璐静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可能是我们俩比较像吧，我话不多，

也很内向，跟你合得来。”

蒋茹蓦然感叹了一句：“内向的人碰到外向的人总是输。”

白璐知道她想起了之前跟许辉的经历。

窗外吹进风。

太阳快落山了，风也有些凉意。

白璐忽然说：“输赢看的不是性格，而是手段，你把他看得太高，才觉得一切都好难。”

蒋茹：“什么？”

下课铃陡然响起。

白璐：“准备一下吧，等会儿还要念稿子。”

蒋茹有如惊弓之鸟，连忙把检讨拿起来反复地读，神色严肃，脸颊紧张得微微泛红。

检讨顺利念完，班主任包老师将蒋茹单独叫了出去。

白璐回到座位上，前面的女生转过头，问她：“蒋茹好些了吗？”

另外一个女生也转过来，好奇地说：“昨天你出去是不是陪她去找服艺那个男生了？”

白璐推着她们往前：“转过去转过去。怎么回事？不是刚刚都念过了？”

“嗨哟，你骗谁。”前面两个女生也都戴眼镜，托了托镜框，对白璐说，“谁不知道她被那个男生迷得鬼迷心窍呀，那么乖的女生都学会逃课了。”

白璐低头不说话。

女生们说了一会儿，又回头做试题。

就在白璐也准备翻开试卷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道男声：

“你好好劝劝她吧。”

白璐转过头。

“吴瀚文。”

吴瀚文人有些瘦，长相斯文，性格开朗，却也有点少年老成。

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在这个成绩猛如虎的学校里能连续三年担任学习委员，可见功底。

吴瀚文的书桌上堆着成山的试卷，他正在准备不久后的全国高中化学联赛。